

## 第九回 無心羅雀羅得了一網全收 有意釣魚釣不著兩頭齊跳

詞曰：

百花深處鶯聲細，才識芳春滋味。若是雞鳴犬吠，殊覺無關係。  
若施掩耳偷鈴計，轉為才人吐氣。水火料他無濟，誰道終須濟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長孫肖受了管小姐之教，拿穩了卜成仁有銀子又有勢利，縣中的玉支璣可以弄得來，若要他題詩，是斷斷做不出。故長孫肖對著強之良倒丟開玉支璣，反只索他詠玉支璣詩。待他做不出，便好借故推辭。

不期到了次日，忽強之良走來，笑嘻嘻說道：「無忝兄，這一番真正恭喜了。」長孫肖也笑道：「只怕不是恭喜，還是空喜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斷斷不空。無忝兄，你只誇管小姐才高，能吟玉支璣，難道卜小姐就無才，不能吟玉支璣麼！」因在袖中取出紅絲小姐的詩篇兒來，遞與第孫肖道：「且請看看這首詠玉支璣的詩，比那管小姐的如何？」長孫肖接了，他初看時，意思還笑嘻嘻，只認做是央甚麼腐儒做來的，只好供做笑話。及才看得起句，便不覺收起容來。再看到承句，早有幾分驚訝起來。看一二聯，便只是點頭，及至看完，遂大贊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愈出愈奇，真不減於管小姐了。不知此詩，出自何人之筆？」強之良道：「無忝兄，一個聰明人，怎麼說起塗話來。兄納聘與何人，便是何人之筆，難道有一個閒人替她？」長孫肖道：「據兄說來，定是卜小姐了，我不信咫尺之間，便有兩個才女。莫非卜小姐旁邊有捉刀人麼？」強之良見長孫肖被詩驚倒，一發說起大話來，道：「兄但知看詩，卻不知揆情察理。從來不是芝蘭，哪能香馥。若非鸚鵡，怎解今日。你看這首詩，筆筆欲仙，若非一個絕代佳人，焉能道其雋秀。若疑有捉刀人，莫說小弟自笑，就把青田這些秀才，都倒吊起來，也逼他做不出，何況他人？」長孫肖聽了，又細細沉想道：「兄言大是有理。此詩出筆不凡，構思靈慧，果非腐儒之筆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兄想明白了麼？此雖卜兄重兄之才，以小弟看來，實實皆兄之福。又不費一絲半線，成就這等富貴才美的婚姻，還要疑惑些甚麼？可快快取出玉支璣來去定聘。」原來長孫肖苦苦索詩，只以為萬萬索不出來，不期忽做了詩來。若是詩做得不好，還要推托，詩又妙不容言，一時轉不過嘴來。又倉卒中不便叫管雷人去請教小姐。推不過，因取出玉支璣來，與他道：「既有詩，只得將此聘物，煩長兄致去了。」強之良道：「詩，是我送來。聘，是我送去這便是了。但所說管小姐詩，必須繳還方妙。」長孫肖道：「這個知道了。」兩人說定，強之良就袖了玉支璣去了。

強之良一去了，長孫肖就將詩付與管雷，叫他送入去與姐姐看，就請教他一個主意，卻是如何。

管雷攜入，付與彤秀道：「先生逼他做詩，只道他做不出，不料他竟做了來。叫我送與姐姐看，可真是卜小姐之筆，就請教姐姐一個主意，怎生回他？」青眉接了一看，不覺吃驚道：「這詩怎做得如此風韻入情，且末後兩語，竟連我的前題俱要抹倒，筆鋒犀利，真可畏也。若非骨帶三分仙慧，氣運一派靈機，如何得能到此。但卜尚書家既有如此才美的小姐，為甚一向沒人知道，待我再訪。你可與先生說，這幅詩箋須拿去好好收藏，萬萬不可還他。若問我前詩，只說已繳還我，先生的事已完了。待他來尋我，我自自有語答他。但囑咐先生，不可與卜、強二人來往密了，恐又墮他之迷。」管雷將詩箋交還先生，又將姐姐的言語也與先生說了。長孫肖牢記在心。

過不得一日，早見強之良又來通知道：「前日玉支璣聘禮，已送與卜兄，卜兄已轉付與他令妹收藏了，婚姻已穩如磐石矣。但不知管小姐的舊詩，可曾退去？」長孫肖道：「已退去矣。」強之良道：「詩既退去，則管疏而卜親矣，不妨同你去盤桓盤桓。」長孫肖道：「同去盤桓固好，但館事羈身，出入不便。」強之良道：「何不並館事謝絕？」長孫肖道：「就要謝絕，也須完了一年首尾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且別去。」遂走了回來，報知卜公子道：「管小姐原詩，他說已退還矣。」卜成仁聽見管小姐之詩已退還，滿心歡喜，遂又叫張媒婆去打聽消息，並催她許可。

張媒婆因復來見管小姐道：「小姐恭喜。聘物已退清，可以自主矣。」管小姐道：「聘物雖僥倖退去，但自主還一時做不得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管小姐道：「只因他前日送聘物來時，我不合做一首詩答他。他如今指定了這首詩要做憑據，不肯放手。我前日見他將玉支璣又定了卜小姐，我因著人與他說，你既將玉支璣別定了親，這詠玉支璣詩該還我。他回說道，詩本該即還，但因這玉支璣聘物雖然送去，卻是哥哥私自受下，並未曾通知母親與妹子，這事還屬虛懸。故這詩暫且留下，只候事體一有著落，便立刻送還矣。張媽媽，你看這樣光景，卻叫我怎生作主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他說這詩已送還小姐了。」管小姐道：「口雖說還，卻實實未還我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若是未還，我再叫卜公子著人去催。」管小姐道：「催也無用。只消與卜小姐講明瞭受聘做詩之事，使他心允，這長孫相公自然還我原詩了，又何必催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姐說得有理。待我去與他講妥了，再來請教小姐。」遂辭了出來，一逕走到卜尚書家來，要尋卜公子說話。不期卜公子尋不見，恰在穿堂裡撞見柳乳母，領了紅絲小姐之命，出來打聽做詩消息。原是認得的，因問道：「張媽媽一向不見，今日來尋哪個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尋公子說話。」柳乳母道：「聽見說公子拜客去了，媽媽尋公子做甚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為公子要求管小姐的親事，故來尋他。」柳乳母道：「管小姐的親事講妥了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那邊管小姐的親事，倒已講得妥妥貼貼。只為這邊紅絲小姐的事，說得不了不結，連那邊也弄得耽耽擱擱，倒要我白走了兩遍。今日尋他不見，這遭又是白走的了。」

柳乳母聽了，心下暗驚，裝做不知。老實問她，恐她避嫌疑不肯說，只得轉做得知的一般。假說道：「紅絲小姐的事，聽見她說妥了，有甚不了不結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這樣做媒的，我不好罵她，不該把人飯與他吃。行來的玉支璣聘物，公子既受了，紅絲小姐詠玉支璣的詩箋，又作答聘送與長孫相公收了，就該當面討出管小姐的詩來，繳還管小姐，使管小姐得以作主，我替公子求的事不就成了。誰知這邊的媒人，只顧這邊卜小姐的親事，便不管那邊公子的親事，豈不是不了不結。」柳乳母道：「媒人做事，固不老到，這個甚麼長孫相公，卻也不通文理。你既受了這邊卜小姐的詩箋，那邊管小姐的原詩，緣何又肯定不還，終不成兩個都與你娶了吧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也莫要錯怪了他，他也說得有理。他說他是窮秀才，在人家門下教書，管侍郎老爺愛他有才，故破格將兒女許嫁與他，這也要算做千載難逢的美事了。今不期又遇著公子憐才，又將紅絲小姐許嫁他。他慕卜小姐的美才，自然情願。但疑惑這件事，自是公子的高情，內裡太太與小姐未必知道。況老爺在朝，全然不曉。倘明日一旦嫌他貧賤，不肯嫁他。」

屈？這邊又不成，那邊又弄脫了，豈不兩失。他因此拿著管小姐的原詩，尚不肯還。雖然慮得也是，倒不知這邊公子與小姐轉是實心實意。」柳乳母道：「這樣兩頭挑的親事，我勸張媽媽得管也好，得不管也罷了，後來恐怕有是非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姆姆說得是，我心中也是這等想。等公子來家，回覆了他吧。」說罷就去了。

柳乳母打聽了這個確信，連忙一五一十的報與紅絲小姐。小姐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我哥哥好沒來由，你要奪娶管小姐，難道再無個別樣算計，卻拿妹子做香餌，怪道前日苦苦逼我做那首玉支璣詩去。我只道是偶然題詠，誰知有許多委曲，只得要稟明母親，討回這首詩來才好。若不討回，倘或書生無賴，招搖開去，爹爹聞知，只道我女孩兒不守閨訓，輕將筆墨付人，那裡分辯便遲了。今日便得罪哥哥，也說不得了。」遂同柳乳母走到母親鄭氏房裡來，將哥哥如何騙他做詩，並乳母探知媒婆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孩兒靜守閨中，從無片紙一字示人。母親所知，前日哥哥以玉支璣索題，孩兒只認做哥哥無心中要試試妹子之才，故信筆題了。誰知哥哥受了甚麼人家的玉支璣之聘，竟將此詩做答聘之用。此事關孩兒名節不小，只得稟知母親，求母親喚了哥哥來，吩咐他將孩兒筆跡取回，將玉支璣退去，庶可遮飾前羞。倘不早退，倘那人借口猖揚，爹爹聞知，卻如何區處？」

鄭氏聽了，大不快活。因叫人將卜成仁請了來，說道：「你這件事做得大無道理。就是一時遇了才子，要為妹子擇婚，也該對我說聲，問問妹子肯也不肯。就是不下氣對我說，難道父親也不該著人去請命，竟擅自受聘，十分無禮。」卜成仁忙分辯道：「母親不要錯怪孩兒。哪有個妹妹真真結親孩兒敢不稟明父母，私自受聘之理。況我一個尚書人家，怕沒有公子王孫共結絲羅，卻將妹子許與一個赤貧的寒儒，與他結親。只不過為孩兒要娶管小姐，借此要他退管小姐之婚，難道實實與他不成，孩兒縱愚也不至此。」鄭氏道：「婚姻之事從來一言為定，便生死不移。且他行來的玉支璣聘物，你又受了他的，你又哄了妹子詩去與他答聘。又聞得有一個秀才作媒，諸禮俱備，怎麼叫做要他？」卜成仁道：「玉支璣的聘物。原是孩兒上價縣中贖出來的，怎算得他的聘物。玉支璣既算不得聘物，則詠玉支璣的詩，如何算得答聘？這個強秀才，不是替他來做媒，原是孩兒請他來替孩兒做證見的。三件俱虛，怎的不是要他？」鄭氏道：「你既要娶人，難道再無別策，卻拿妹子出名。你妹子一個閨中淑女，先被你們說得狼狼藉藉，叫她明日怎生嫁人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此乃隱秘之事也，沒甚人知道。」紅絲小姐道：「此事自是哥哥一時失檢點，哥哥也不必辯了。事已做過，母親也不必追究既往了。如今只求哥哥念手足之情，替妹子異此惜恥，將妹子題的這幅詩箋，設個法兒取了回來還我，便是哥哥的好情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妹子這幅詩箋，我拿與他們看，原是要賣弄妹妹的才華，又不是賣與他們，要取來何難？待我就去。」鄭氏道：「你既去取詩，這個玉支璣也該帶去還他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玉支璣是孩兒一百兩銀子習來的，又不是他的東西，怎捨得白白與他，不如留在母親處看看要子。」因叫人隨即取了來，交與鄭氏道：「母親請收了。」鄭氏著了道：「倒也是一件好物事，我如何要你的。」因付與紅絲道：「你且權收下，做個當頭。等他取了詩箋來還你，你再還他何如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待我去取了詩箋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出去了。紅絲小姐也只為要他還詩箋，也就叫柳乳母將玉支璣拿了入去。正是：

人心謀算多穿鑿，天意成人卻自然。

萬轉千回留不住，一時無故到跟前。

卻說卜成仁受了母親與妹子的數說，又見張媒婆來，回說長孫尚必不肯還管小姐的原詩，心中焦躁起來。因又與強之良算計道：「長孫尚這畜生，怎這般可惡。我和你前日在東莊上，何等敬重他，他只看做等閒。就是今日我贖了聘，轉作他的行來，又叫我妹子題詩答聘，這段恩義也不淺，為何不喜而感激，尚勒住管小姐的原詩不還，誤我的婚姻。」強之良道：「他已許出就還，難道敢在我面前說謊？待我再去問他，及問了來，他說已還去兩日矣。還是管小姐推托。」卜成仁聽了狐疑，只得又叫張媒婆去問。及問了來，只說沒有。卜成仁道：「一個說送還，一個說沒有，端的還是哪個胡賴？」強之良大怒道：「這倒不是一個胡賴，竟是兩個串通了捉弄我們，其情甚是可惡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怎見得是兩人串通？」強之良道：「若非兩人串通，如何言語胡塗？」卜成仁道：「這等樣，我怎麼處他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只是管侍郎在朝，不便行事。今日之計，寫封懇切家書，遣一人帶至京中，與你家老爺作一主意，使管侍郎不在朝，方可行得。我與公子在此，不如蠻做一番，看他光景。」只因這一說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